

中國大文學史 卷八

第四編 近古文學史

第十章 宋文學之大勢及五代文學之餘波

第一節 宋文學總論

唐文學之特質。僅在詩歌。宋文學之特質。則在經學文章之發達。經術至宋一變。學者益究心純理。故文體往往平正可觀。太祖少時學於辛文悅。晚年最好讀書。嘗曰。宰相須用讀書人。蓋以此爲施政之本。太宗真宗能繼其志。自來儒臣顯榮。未有越於宋代者也。趙普稱以論語半部。佐太祖定天下。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。李沆爲相。亦曰。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兩句。尙不能行。聖人之言。終身誦之可也。及王安石以文學相神宗。司馬光以德行相哲宗。自是取士。必以經義。學者所誦。一主儒家之言。徽宗雖務荒淫。而善詞章。欽宗庸弱。猶除元祐黨籍。追贈范仲淹等官爵。尙賢好藝之習。其漸漬者久矣。南渡以後。朱熹、張栻、呂祖謙、陸九淵。並以講學爲一時矜式。亡國之際。有謝枋得、文天祥、陸秀夫諸人。凜凜執節。江湖遺民。秉義不屈者尤衆。當時印刷術已大行。民間易得舊書。著作之士。亦易以所作傳於後世。於是雜文學並興。體製日盛。頗異前代。請言其略。

(一) 文體

宋之文章約有三變。西崑一派刀筆之文。此就五代文體。而少加整切者也。柳穆歐蘇之古文。此遠宗經子。而近希韓柳。以騁其議論。極其體勢者也。程朱一派性理之文。則沖容平易。以發揮道義。溫厚爾雅爲則。而不矜才藻。馳驟者也。當於以後。更爲詳說。四六於制詔奏啟用之。亦別爲一體。

(二) 詩體

宋人雖多自謂效法唐人。而體格實漸與唐不類。後世於唐宋詩之優劣。頗有抑揚。懷麓堂詩話曰。唐人不言詩法。詩法多出宋。而宋人於詩無所得。所謂法者。不過一字一句。對偶雕琢之工。而天真興致。則未可與道。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。而卑者至於黏皮帶骨。至於江西詩派極矣。然南濠詩話又曰。昔人謂詩盛於唐。壞於宋。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。陋哉見也。劉後村云。宋詩豈惟不愧於唐。蓋過之矣。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。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。然真無愧色者也。元詩稱大家必曰虞楊范揭。以四子而視宋。特泰山之卷石耳。方正學詩云。前宋文章配兩周。盛時詩律亦無儔。今人未識崑崙派。却笑黃河是濁流。又云天曆諸公製作新。力排舊習祖唐人。粗豪未脫風沙氣。難詆熙豐作後塵。非具正法眼藏者。焉能道此。

詩話亦自宋始盛。最著者如歐陽修之六一詩話。陳師道之後山詩話。胡仔之茗溪漁隱叢話。楊萬里之誠齋詩話。嚴羽之滄浪詩話等。此外不可勝舉矣。

(三) 詞曲

五代以來。詞體已盛。然至南宋益清新穩切。備極工巧。戲文亦始南宋。又詞曲之變體也。

(四) 俗語文體

宋初已有平話。其後講學者又傳語錄。其體多用俗語。別爲一種文字。而章回體小說。卽起於此時矣。

(五) 史學

宋代史部。頗多巨製。而袁樞首創紀事本末之體。蓋史通敘述史例。首列六家。統歸二體。卽紀傳體與編年體是也。司馬光資治通鑑。滙編年體之大觀。然或一事而隔越數卷。首尾難稽。樞乃因司馬之作。自出新意。區別門目。以類排纂。每事各詳起訖。自爲標題。每篇各編年月。自爲首尾。成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。學者便之。樞字機仲。建安人。宋史有傳。以後宋明諸史。有陳邦瞻谷應泰等踵樞例爲書。而條理遜之。唐時杜佑作通典。鄭樵又作通志。其意殆將擬通史也。清章學誠文史通義。最推樞書。餘如李燾之通鑑長編。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。皆史家閎著也。

(六) 考證之學

宋以來譏評文史之風大行。於是博洽之士。能證舊聞之正誤。考古書之得失。次爲雜說。頗有多家。如洪邁之容齋隨筆。王應麟之困學紀聞。尤爲學者所推。其餘筆記諸書。有關考訂者最夥。蓋宋世此風方盛矣。

第二節 五代文學之餘波

五代文體衰陋。及風氣將變。而宋室受命。故宋興文學。多承五代餘烈。當時小學則有林罕。句中正。郭忠恕之流。文士則有徐鉉。扈蒙。張昭。竇儼。陶穀。宋白等。今惟徐鉉騎省集尙傳。然諸人在當時皆負重名。或掌制誥。或典試科。其勢被士流者甚鉅。先是鉉與弟鍔並治說文解字。鍔早卒於南唐。別有說文通釋。鉉入宋。又受詔與句中正校定說文。今承用其本。鉉文采要是諸人之冠。嘗爲故主李煜墓志。立言有體。當世稱之。

吳王李煜墓誌銘

徐鉉

盛德百世。善繼者所以主其祀。聖人無外。善守者不能固其存。蓋運歷之所推。亦古今之一貫。其有幸蕃錫之寵。保克終之美。殊恩飾壤。懿範流光。傳之金石。斯不誣矣。王諱煜。字重光。隴西人也。昔庭堅贊九德。伯陽恢至道。皇天眷祐。錫祚於唐。祖文宗。武世有顯德。載祀三百。龜玉淪胥。宗子維城。蕃衍萬國。江淮之地。獨奉長安。故我顯祖。用膺推戴。焜耀之烈。載光舊吳。二世承基。克廣其業。皇宋將啟。玄貺冥符。有周開先。太祖歷試。威德所及。寰宇將同。故我舊

邦祇畏天命。貶大號以稟湖。獻地圖而請吏。故得義動元后。風行域中。恩禮有加。綏懷不世。魯用天子之禮。自邇常鈞。鄴存紀侯之國。曾何足貴。王以世嫡嗣服。以古道馭民。欽若彝倫。率循先志。奉蒸嘗。恭色養。必以孝賓大臣。事耆老。必以禮居處服御。必以節言動施舍。必以仁。至於荷全濟之恩。謹藩國之度。勤修九貢。府無虛月。祇奉百代。知無不爲。十五年間。天眷彌渥。然而果於自信。怠於周防。西鄰起釁。南箕構禍。投杼致慈親之惑。乞火無里婦之辭。始營因壘之師。終後塗山之會。太祖至仁之舉。大賚爲懷。錄勤王之前效。恢焚誘之廣度。位以上將。爵爲通侯。待遇如初。寵錫斯厚。今上宣猷大麓。敷惠萬方。每侍論思。常存開釋。及飛天在蓮。麗澤推恩。擢進上公之封。仍加掌武之秩。侍從親禮。勉論優容。方將度越等。登崇名數。嗚呼。閭閻無捨。景命不融。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。遭疾薨於京師里第。享年四十有二。皇上撫凡輿悼。投瓜軫悲。痛生之不運。俾歿而加飾。特詔輟朝三日。贈太師。追封吳王。命中使澄葬。凡喪祭所須。皆從官給。卽其年冬十月日。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。夫人鄭國夫人周氏。勳舊之族。是生邦媛。蕭雍之美。流詠國風。才質女師。言成閨則。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。襟神俊茂。識度淹通。孝悌自表。於天資。才略靡由於師訓。日出之學。未易可量。惟王天骨秀穎。神氣清粹。言動有則。容止可勸。精究六經。旁綜百氏。常以爲周孔之道。不可暫離。經國化民。發號施令。造次於是。始終不渝。酷好文辭。多所述作。一游一豫。必頗宣尼。載笑載言。不忘經義。洞曉音律。精別雅鄭。窮先王制作之意。審風俗淳薄之原。爲文論之。以續樂記。所著文集三十卷。雜說百篇。味其文。知其道矣。至於弧矢之善。筆札之工。天縱多能。必造精絕。本以惻隱之性。仍好堯乾之教。草木不殺。禽魚咸遂。賞人之善。常若不及。掩人之過。唯恐其聞。以至法不勝姦。威不克愛。以厭兵之俗。當用武之世。孔明罕應變之略。

不成近功。偃王躬仁義之行。終於亡國。道有所在。復何媿歟。嗚呼哀哉。二室南峙。三川東注。瞻上陽之宮闕。望北邙之雲樹。旁寂寂兮迥野。下冥冥兮長暮。寄不朽於金石。庶有傳於竹素。其銘曰。

天鑒九德。錫我唐祚。縣縣瓜瓞。茫茫商土。裔孫有慶。舊物重覩。開國承家。疆吳跨楚。喪亂孔棘。我恤疇依。聖人既作。我所歸。終日靡俟。先天不違。惟藩惟輔。永言固之道。或污隆。時有險易。蠅止於棘。虎遊於市。明明大君。寬仁以濟。嘉爾前哲。釋茲後至。亦觀亦見。乃侯乃公。沐浴玄澤。徊翔景風。如松之茂。如山之崇。奈何不淑。運極化窮。舊國疏封。新阡啟室。人恭之謀。卜云其吉。龍章驥德。蘭言玉質。邈爾何往。此焉終畢。儼青蓋兮排排。驅素虬兮遲遲。卽隧路兮徒返。望君門兮永辭。庶九原之可作。與緱嶺兮相期。垂斯文於億載。將樂石兮無虧。

第三節 宋初古文

宋初爲古文者。柳開最早。開字仲塗。大名。人。開寶六年進士。歷典州郡。終於如京使。事蹟具宋史文苑傳。開少慕韓愈。柳宗元爲文。因名肩愈。字紹元。既又改名改字。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。集中東郊野夫補亡先生二傳。自述甚詳。當時梁周翰。高錫。范杲。並好古文。與開聲名相埒。而開作尤卓然名家。有河東集十五卷。其門人張景所編也。自後歐陽修爲古文。獨推穆伯長。蘇子美。而略不及開。洪邁嘗以爲異。容齋隨筆曰。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。公少誦經籍。天水趙生。老儒也。持韓愈文僅百篇。授公曰。質而不麗。意若難曉。子詳之何如。公一覽不能捨。歎曰。唐有斯文哉。因爲文章。直以韓爲宗尙。時韓之道獨行於公。遂名肩愈。字

紹元韓之道大行於今。自公始也。又云公生於晉末。長於宋初。扶百年之大教。續韓孟而助周孔。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。子之文出於今世。真古之文章也。兵部尙書楊昭儉曰。子之文章世無如者。已二百年矣。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。景作行狀時。咸平三年。開序韓文云。予讀先生之文。自年十七至於今。凡七年。然則在國初。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。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。蘇歐陽更出其後。而歐陽略不及之。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。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云。五代文體薄弱。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。洎楊大年專事藻飾。謂古道不適於用。廢而弗學者久之。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。歐陽永叔從而振之。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。其論最爲至當。

石介作怪說以詆楊大年。而有過魏東郊詩。爲開而作。推崇甚至。蓋開慕韓柳爲文。又極稱揚雄。似有志聖賢之言者。固宜介之許之也。惟蔡條鐵圍山叢談。記開在陝右爲刺史。喜生膾人肝。爲鄭文寶所按。賴徐鉉救之得免。則其酷暴乃至此。惟條每好顛倒是非。其言或不足深信耳。

柳如京文集序

張景

一氣爲萬物母。至於陰陽開闔。嘘吸消長。爲晝夜。爲寒暑。爲變化。爲死生。皆一氣之動也。庸不知幹之而致其動者。果何物哉。不知其何物。所以爲神也。人之道不遠是焉。至道無用。用之者有其動也。故爲德。爲教。爲慈愛。爲威嚴。爲

賞罰。爲法度。爲立功。爲立言。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。又何物也。夫至道潛於至誠。至誠蘊於至明。離潛發蘊。而不知所至者。非神乎哉。堯舜之揖讓。湯武之征伐。周公之制禮樂。孔子之作經典。孟軻之拒楊墨。韓愈之排釋老。大小雖殊。皆出於不測。而垂於無窮也。先生生於晉末。長於宋初。拯五代之橫流。扶百世之大教。續韓孟而助周孔。非生孰能哉。先生之道。非常儒可道也。先生之文。非常儒可文也。離其言於往跡。會其旨於前經。破昏蕩疑。拒邪歸正。學者宗信。以仰以賴。先生之用。可測乎。藏其用於神矣。然其生不得大位。不克著之於事業。而盡在於文章。文章蓋空言也。先生豈徒爲空言哉。足以觀其志矣。今輯其遺文九十五篇。爲十五卷。命之曰河東先生集。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。而繫於集後。

柳仲塗後爲古文者。則有孫丁並稱。孫何字漢公。蔡州汝陽人。丁謂字謂之。長洲人。二人少相友善。在貢籍中有聲。嘗同袖文謁王禹偁。禹偁大驚重之。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。三百年始有此作。爲位至通顯。後又與楊大年酬唱。列名西崑酬倡集中。禹偁爲文亦異流俗。知長洲時。羅處約知吳縣。相與爲詩歌贈答。時人誦之。何弟僅及宗人甫。皆能治古文云。

碑解

孫何

進士鮑源。以文見借。有碑二十首。與之語頗熟。東漢李唐之故事。惜其安於所習。猶有未變乎俗尙者。作碑解以呪之。碑非文章之名也。蓋後假以載其銘耳。銘之不能盡者。復前之以序。而編錄者。通謂之文。斯失矣。陸機曰。碑披文而相質。則本末無據焉。銘之所始。蓋始於論撰祖考。稱述器用。因其鏤刻。而垂乎鑒誡也。銘之於嘉量者。曰量銘。斯

可也。謂其文爲量不可也。銘之於景鐘者。曰鐘銘斯可矣。謂其文爲鐘不可也。銘之於廟鼎者。曰鼎銘斯可矣。謂其文爲鼎不可也。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。就而稱之曰盤銘。孟銘。几銘。杖銘。則庶幾乎正。若指其文曰盤曰孟曰几曰杖。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。今人之爲碑。亦由是矣。天下皆踵乎失。故衆不知其非也。蔡邕有黃鉞銘。不謂其文爲黃鉞也。崔瑗有座右銘。不謂其文爲座右也。檀弓曰。公室視豐碑。三家視桓楹。釋者曰。豐碑斲大木爲之。桓楹者形如大楹耳。四植謂之桓。喪大記曰。君葬四紼二碑。大夫葬二紼二碑。又曰。凡封用紼去碑。釋者曰。碑桓楹也。樹之於壙之前後。以紼繞之。間之輓轡。輓棺而下之用。紼去碑者。縱下之時也。祭義曰。祭之日。君牽牲既入廟門。麗于碑。釋者曰。麗繫也。謂牽牲入廟。繫著中庭碑也。或曰。以紼貫碑中也。聘禮曰。賓自碑內聽命。又曰。東面北上碑南。釋者曰。宮必有碑。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。考是四說。則古之所謂碑者。乃葬祭饗聘之際。所植一大木耳。而其字從石者。將取其堅且久乎。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。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。洎丈尺品秩之制。又易之以石者。後儒所增耳。堯舜夏商周之盛。六經所載。皆無刻石之事。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。刻石紀功者。出自寓言。不足傳信。又世稱周宣王蒐於岐陽。命從臣刻石。今謂之石鼓。或曰獵碣。洎延陵墓表。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。其事皆不經見。吾無取焉。司馬遷著始皇本紀。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。止言刻石頌德。或曰立石紀頌。亦無勒碑之說。今或謂之嶧山碑者。乃野人之言耳。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。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。其文皆有序冠篇末。明亂之以銘。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。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。由魏而下。迄乎李唐。立碑者不可勝數。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。雖失聖人述作之意。然猶髣髴乎古。迨李翱爲高愍女碑。羅隱爲三叔碑。梅先生碑。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。集列其目。

亦不復曰文。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。是直以繞繞麗性之具而名其文。戾孰甚焉。復古之士。不當如此。貽誤千載。職機之由。今之人爲文。揄揚前哲。謂之贊可也。警策官守。謂之箴可也。鍼砭史闕。謂之論可也。辯析政事。謂之議可也。裸獻宗廟。謂之頌可也。陶冶情性。謂之歌詩可也。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。而專以碑爲也。設若依違時尙。不欲全拂乎譏議者。則如班蔡之作。存序與銘。通謂之文。亦其次也。夫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又曰。名不正則言不順。君子之於名。不可斯須而不正也。況歷代之誤。終身之惑。可不革乎。何始寓家於頴。以涉道猶淺。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。皆穴其上。若貫索之爲者。走而問。故起居郎張公觀。公曰。此無足異也。蓋漢實去聖未遠。猶有古豐碑之象耳。後之碑。則不然矣。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。仲塗又具道前事。適與何合。且大嘆昔人之好爲碑者。久欲發揮其說。以貽同志。自念資望至淺。未必能見信於人。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。而夸爲大言。苟從而明之。則謗將叢起。故蓄之而不發。以生力古嗜學。偶泥於衆好。其兄又於何爲進士同年。故爲生一二而辯之。噫。古今之疑。文章之失。尙有大於此者甚衆。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。多謂其事之故然。生第勉而思之。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。

第四節 九僧與西崑體

宋初如徐鉉詩。猶有唐音。當時九僧亦有名。今惟傳惠崇句圖百韻。多警麗可誦。殆西崑之先導也。歐陽修六一詩話曰。國朝浮屠以詩名於世者九人。故時有集號九僧詩。今不復傳矣。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日惠崇。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。余亦略記其詩有云。馬放降來地。鵬盤戰後雲。又云。春生桂嶺外。人在海門西。其佳句多類此。其集已亡。今人多不知有所謂。

九僧者矣。是可歎也。按九僧者，劍南希書、金華保暹、南越文兆、天台行肇、汝州簡長、青城惟鳳、江東宇昭、峨眉懷古，并淮南惠崇是也。歐公蓋偶忘其名耳。

九僧以後，遂有楊大年輩之西崑體。田況儒林公議云：楊億在兩禁，變文章之體。劉筠、錢惟演輩從而效之，以新詩更相屬和。億後編敍之，題曰西崑酬唱集。今是集尙傳，卽億編也。凡億及劉筠、錢惟演、李宗諤、陳越、李維、劉隲、刁衍、任隨、張詠、錢惟濟、丁謂、舒雅、晁迥、崔遵度、薛暎、劉秉十七人之詩，而億序乃稱屬和者十有五人，豈以錢劉爲主，而億與李宗諤以下爲十五人歟？詩皆近體。上卷凡一百二十三首，下卷凡一百二十五首，而億序稱二百有五十首，不知何時佚二首也。

據田況之說，則西崑體實倡於楊億，而錢劉諸人和之，謂曰西崑者，億序以爲取玉山策府之名也。億字大年，建州浦城人。宋史稱其所著，有括蒼武夷、潁陰韓城、退居汝陽、蓬山冠鰲等集，內外制、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。按歸田錄：楊大年每欲作文，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，語笑諠譁，而不妨構思，以小方紙細書，揮翰如飛，文不加點，每盈一幅，則命門人傳錄。門人疲於應命，頃刻之際，成數千言，眞一代之文豪也。又能改齋漫錄：楊文公億有重名，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少塗竄，楊甚不平，因取藁本上塗抹處，以濃墨傅之，就加爲鞞，題其旁曰：世業楊家鞞底人，或問其意，曰：此語是它別人腳迹。當時傳以爲鞞，爾後舍人草制被點。

抹者則相謔曰。又遭鞦底。

清四庫全書提要曰。西崑酬唱詩。宗法唐李商隱。詞取妍華。而不乏興象。效之者漸失本真。惟工組織。於是有優伶擗擗之戲。石介至作怪說以刺之。而祥符中遂下詔禁文體浮豔。然介之說蘇軾嘗辨之。真宗之詔。緣於宣曲一詩。有取酒臨邛之句。陸游渭南集有西崑詩跋。言其始末甚詳。初不緣文體發也。其後歐梅繼作。坡谷迭起。而楊劉之派。遂不絕如綫。要其取材博瞻。練詞精整。非學有根柢。亦不能鎔鑄變化。自名一家。固亦未可輕詆。後村詩話云。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。而佳句可錄者殊少。宜爲歐公之所厭。又一條云。君僅以詩寄歐公。公答云。先朝劉楊風采聳動天下。至今使人傾想。豈公特惡其碑版奏疏。其詩之精工穩切者。自不可廢歟。二說自相矛盾。平心而論。要以後說爲公矣。

按歐陽永叔嘗爲錢惟演推官。相處甚久。故歐公詩雖別出一體。於西崑一派。固亦有所取也。六一詩話曰。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。自西崑集出。時人爭效之。詩體一變。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。至於語僻難曉。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。如子儀新蟬云。風來玉宇鳥先轉。露下金莖鶴未知。雖用故事。何害爲佳句也。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。疊鼓驚飛海岸鷗。其不用故事。又豈不佳乎。蓋其雄文博學。筆力有餘。故無施而不可。蓋歐公所厭。是學西崑而不善者耳。

古今詩話曰。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。皆宗李義山。號西崑體。後進效之多。竊取義山詩句。嘗內宴。優人有爲義山者。衣服敗裂。告人曰。吾爲諸館職搏撻至此。聞者大噱。然大年詠漢武詩云。力通青海求龍種。死諱文成食馬肝。待詔先生齒編貝。忍令乞米向長安。義山不能過也。

淚

楊億

寒風易水已成悲。亡國何人見黍離。枉是荆王疑美璞。更令楊子怨名岐。邊笳暮應三摠鼓。楚舞春臨百子池。未抵素居愁翠被。圓荷清曉露淋漓。

同

錢惟演

家在河陽路。入秦樓頭相望只酸辛。江南滿目新亭宴。旛鼓傷心故國春。仙掌倚天頻滴露。方諸待月自涵津。荆王未辨連城價。腸斷南州抱壁人。

同

劉筠

含酸茹嘆幾傷神。嗚咽交流忽滿巾。建業江山非故國。淞陵風雨又殘春。虞歌決別知亡楚。燕酒初酣待報秦。欲訴青天銷積恨。月娥嬌獨更愁人。

楊劉之重於當時者。不僅在詩。其制奏刀筆之屬。亦爲後進所效。雖沿駢儷之詞。在宋四六中。尙是偶有清警之句者。錄子儀一首。以見其體。

回潁州曾學士啟

劉筠

伏念編局至庸。屏軀多病。暗於機用。動涉背馳。恥介寵以趨風。甘受嗤而擯迹。向者起於將廢。擢是無聞。猥玷綸曹。仍參靈職。帝言郁穆。殊無演暢之工。王度清夷。深積優游之幸。自惟竊吹。固極常涯。矧乃金馬蘭臺。名儒舊德。榮滯者過半。零落者實繁。孰謂鰥生。更希殊進。誠以衰門積聲。諸寡食貧。嚴助豈厭於直廬。鄒情願補於遠郡。乘穰守之方闕。荷堯聰之俯從。聚庇本宗。才羅歲筭。豈期優詔。處移近藩。獲依仁者之鄰。實出非常之契。適將敘欵。俄辱誨函。披贈錦之英詞。徒知誘進。示巽牀之謙旨。殊匪爲儀。欣悚交懷。銘藏奚克。

元方回羅壽可詩序曰。宋刻五代舊習。詩有白體。崑體。晚唐體。其晚唐一體。九僧最迫真。寇萊公。林和靖。魏仲先父子。潘道遙。趙清獻之祖。凡數家。深涵茂育。氣勢極盛云云。蓋於九僧西崑以外。又稱寇準。林逋。魏野。潘閔。趙湘。諸人。今觀其詩。果尙有唐之遺韻。又如胡宿之七律。陳堯佐之絕句。釋重顯之五言。亦饒有風格。錢惟演從弟易。字希白。歌詩效李白。蘇易簡稱於太宗。卽自布衣召置翰林。此數家皆在歐梅變體之前。詩法唐人。時有清響者也。

第十一章 慶歷以後之古文復興

第一節 慶歷前後之風尙與西崑派之反動

自楊億劉筠尙聲偶之辭。天下學者靡然從之。則柳范之古文絀焉。而爲詩者亦競慕西崑體。當時惟王禹偁詩頗與西崑異。好之者未盛也。陳從易字簡夫。歐陽永叔稱其詩宗杜甫。

要至蘇子美兄弟及梅堯臣出。而後詩體一變。子美兄弟又與穆伯長尹師魯諸人爲古文。而文體一變。歐公於詩極推梅堯臣。古文則淵源於子美師魯諸家。故慶歷以來。楊劉之勢始息矣。先是徂徠石介作怪說。以訶楊劉文體。西崑派之反動。實始於此。其下篇曰。

或曰。天下不謂之怪。子謂之怪。今有子不謂怪。而天下謂之怪。請爲子而言之可乎。曰。奚其爲怪也。曰。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。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。於是盲天下人目。豐天下人耳。使天下人目盲。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。滅乃發其盲。開其聵。使天下唯見己之道。唯聞己之道。莫知其佗。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。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。豐天下人耳。使天下人目盲。不見有楊億之道。使天下人耳聵。不聞有楊億之道。俟楊億道滅。乃發其盲。開其聵。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。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。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。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。反厥常則爲怪矣。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。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。春秋則有聖人之經。易則有文王之繇。周公之爻。夫子之十翼。今楊億窮研極態。綴風月。弄花草。淫巧侈麗。浮華纂組。剗鑠聖人之經。破碎聖人之言。離析聖人之意。蠹傷聖人之道。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。詩之雅頌。春秋之經。易之繇爻十翼。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。綴風月。弄花草。淫巧侈麗。浮華纂組。其爲怪大矣。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。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。嗚呼。

觀介之說。可見西崑派勢力之大矣。介字守道。兗州奉符人。天聖八年進士及第。初授嘉州。

判官。後以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。宋史有傳。初介嘗躬耕徂徠山下。人以徂徠先生稱之。深惡五季以後。文格卑靡。故嘗極推柳開之功。而復作怪說以排楊億。其文章宗旨。可以想見。王士禎池北偶談。稱其文倔強勁質。有唐人風。較勝柳穆二家。而終未脫草昧之氣云。

當時祖無擇李覲。亦爲古文。在風氣初變之時。其體格與尹洙諸人相上下。無擇龍學文集。覲有盱江集見存。而歐陽公所推者。尤在子美兄弟與師魯而已。蓋柳范以後。韓愈柳宗元之文。猶未甚爲士人所好。及穆尹數子。爲之表章。而後學者非韓柳不道矣。實以歐陽永叔之功爲最大。然數子爲古文。又在永叔前也。永叔書韓文後云。予少家漢東。有大姓李氏者。其子堯輔頗好學。予游其家。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。發而視之。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。脫落顛倒無次序。因乞以歸讀之。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。予亦方舉進士。以禮部詩賦爲事。後官於洛陽。而尹師魯之徒皆在。遂相與作爲古文。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。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。韓文遂行於世。又作蘇子美集序云。子美齒少於予。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。天聖之間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以相誇尙。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。時人頗共非笑之。而子美不顧也。其後學者稍趨於古。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。可謂特立之士也。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序云。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。柳不全見於世。韓則雖目其全。至所缺墜亡字失句。獨於集家爲甚。凡用力二紀。文始幾定。時天聖

九年也。觀此則知古文復興實此數人之力矣。

答喬適書

穆修

近辱書並示文十篇。終始讀之。其命意甚高。自及淮西來。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。固耳聞而心存之。但未敢輕取人說。遂果知足下能然。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。今世士子習尚淺近。非章句聲偶之辭。不置耳目。浮軌濫轍。相跡而奔。靡有異塗焉。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。則與語怪者同也。衆又排詬之。罪毀之。不目以爲迂。則指以爲惑。謂之背時遠名。闕於富貴。先進則莫有譽之者。同儕則莫有附之者。其人苟失自知之明。守之不以固。持之不以堅。則莫不懼而疑。悔而思。忽焉且復去此而卽彼矣。噫。仁義中正之士。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。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。觀足下十篇之文。則信有志乎古矣。其書之問。則曰將學於今。則成淺陋。將學於古。則懼不得取名於世。學宜何旨。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。足下當少秀之年。懷進取之機。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。與之者寡。非之者衆。不得無惑於中焉。是以枉書見問。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。何足爲人質。其是非可否。徒以退拙無所用心。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。知舊者不識其愚且黷。或謂之爲好古焉。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。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。可不少復其意耶。試爲足下言之。夫學乎古者。所以爲道。學乎今者。所以爲名。道者仁義之謂也。名者爵祿之謂也。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。守名者無以兼乎道。何者。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。然而達於上也。則爲賢公卿。窮於下也。則爲令君子。其在上則禮成乎君。而治加乎人。其在下則順悅乎親。而勤修乎身。窮也達也。皆本於善稱焉。守夫名者。亦固有窮達云耳。而皆反乎是也。達於上也。何賢公卿乎。窮於下也。何令君子乎。其在上